



塞外

外传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赛尔墩外传

张俊然 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窦尔墩的故事在我国流行甚广，但他自盗御马被擒后的遭遇，说法不一。本书作者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当地也有很多窦尔墩的传说。作者经过长期收集，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写出了这部长篇小说。

窦尔墩连环套被擒，多亏黑龙江守将萨布素讲情，由死刑改判流放东北。窦尔墩到达流放地，联合乡民，与萨布素将军共抗外侮，经过一场场激烈斗争，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这部小说，情节紧张，环环相扣，富于传奇色彩。

窦尔墩外传

张俊然 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1.5印张： 22万字 印数J—33700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1次印刷 统一书号J0366·80 定价：1.50元

目 录

- 第一回** 惩梟雄铁罗汉坐寨盗马..... (1)
访宿敌金镖黄乔装上山
- 第二回** 单刀敌双钩黄天霸力怯..... (14)
爽直对诡诈窦尔墩气粗
- 第三回** 赛时迁夜盗护手双钩..... (21)
黄副将施展软硬两手
- 第四回** 双方列阵连环套起火..... (30)
两面设伏窦寨主遭擒
- 第五回** 太尉梁九公坐堂审案..... (36)
将军萨布素走马说情
- 第六回** 五王坟旁习武闻凶信..... (45)
蜡蚧庙内蜡祭降瘟神
- 第七回** 母子血染廉颇殿..... (56)
姑侄夜走商家林
- 第八回** 滹沱河畔小猴儿落网..... (65)
清风店内老神偷挨偷
- 第九回** 女扮男装金莲绕路进京师..... (73)
饥肠难挨猴儿剪径劫马宏
- 第十回** 莽英雄龙泉寺酗酒险丧命..... (84)
精明将雄关口接旨巧安排
- 第十一回** 父子相会窦尔墩肝肠痛断..... (92)
负荆谢罪朱光祖两面挨夹
- 第十二回** 铁罗汉腹背受敌..... (100)
窦金莲飞蝗救险

- 第十三回 竹竿败双钩以智斗勇..... (112)
攀登天上天点化冥蒙
- 第十四回 何路通暗使借刀杀人计..... (121)
窦金莲潜逃渡江乘人舟
- 第十五回 松树沟奇遇打虎将..... (135)
逃亡人寄居火石山
- 第十六回 众小杰痛打独眼龙..... (142)
窦猴儿大闹额驸府
- 第十七回 将军府夤夜召见袁天觉..... (154)
作业坊当堂义释窦尔墩
- 第十八回 铁罗汉一箭巧解两厢怨..... (162)
乌力楞群英首聚歃血盟
- 第十九回 黄河口创建水师营..... (176)
布丁屯夜审罗刹兵
- 第二十回 以虚避实坚壁清野..... (187)
以逸待劳沉船歼敌
- 第二十一回 师徒学习新战法..... (195)
父子盗取火药箱
- 第二十二回 主帅运筹巧布战局..... (204)
众将献智南北对进
- 第二十三回 南路军炮火攻坚获胜..... (213)
北路军围点打援告捷
- 第二十四回 双飞燕夜入贝子府..... (221)
黄带子无功授皇封
- 第二十五回 贼蛮子紧拉套索心黑手狠..... (227)
赛张清亲送马宏情意缠绵
- 第二十六回 萨布素怒冲冲封印出走..... (237)
新监军凶煞煞喝令抓人
- 第二十七回 英明主帅访贤拜将..... (246)
混蛋监军仗势闯营

第二十八回	弟兄合力江中巧捕俘 将帅同心虎帐夜谈兵	(253)
第二十九回	义侠冒险下战书 敌酋缓兵待援军	(260)
第三十回	罗刹先发制人开炮 将军后发制人轰城	(267)
第三十一回	别伊顿城外偷营受挫 总督官城内坐困议降	(274)
第三十二回	三军班师凯旋归 罗刹卷土又重来	(281)
第三十三回	将军再访梁千岁鸣诉不平 贝子私练火枪手伺机报仇	(288)
第三十四回	双飞燕中消息悬刀断臂 赛时迁再出世仗义救人	(296)
第三十五回	赛尔墩效法先师结庐授艺 萨布素重返北疆点将发兵	(306)
第三十六回	水师守备显神通江中突破 民军首领杀敌酋铁壁合围	(314)
第三十七回	救主帅赛尔墩负伤 追刺客姑侄俩报仇	(324)
第三十八回	黄天霸湖畔重建祠庙 双飞燕墓前力斩枭雄	(337)
第三十九回	三军困罗刹围而不打 英雄火攻心含恨谢世	(347)
第四十回	英雄墓前僧道双祭扫 赛家庙内将军献双钩	(354)
后记		(362)

第一回

惩梟雄铁罗汉坐寨盗马 访宿敌金镖黄乔装上山

话说清朝康熙年间，有位江湖大侠、绿林英雄，姓窦名尔墩。他武艺高强，善使护手双钩，外号人称铁罗汉。

往昔，他在老家燕赵河间府献县一带，行侠尚义、杀富济贫，后因与大清作对，被官府张榜悬赏捉拿。为不累及全家，他独自一人，来到长城口外连环套。

窦尔墩平生最敬重黑旋风李逵的憨直、花和尚鲁智深的豪爽、行者武松的侠胆。所以，他来到口外连环套之后，便聚集人马，效仿当年水泊梁山，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专与朝廷官府过不去。

这日霪雨初晴，适逢几名去漠北的绿林朋友途经此地。窦尔墩最是好客，命人在寨中聚义厅摆宴，为他们洗尘，开怀畅饮。席间叙旧，不免又提起当年黄三泰仗势欺人，指镖借银，和窦尔墩不畏强权，在河间府西关李家店同黄三泰比武之事。

往事重提，窦尔墩旧恨塞胸，不觉红涨了脖子脸。也是一时气粗，他从镖囊里取出一只飞镖，“啪！”地往酒桌上一摔，震得盘碗跳动，酒杯横倒，洒在桌面上的酒浆四处流淌。急得他忙解腰间的蓝土布褡带擦拭，嘴里啧啧打着响

舌，连连说：“失礼！失礼！”

众人素知窦尔墩气粗爽直，也没计较，只是细瞧细瞅他摔在桌上的那只飞镖。见镖长半尺余，镔铁打就，乌光锃亮，锋锐无比，镖尾上系着红绦。拿起来掂掂，足有一斤重。镖身上刻着的“金镖黄”三个字，还清楚可辨。

窦尔墩拿手点搭着酒桌上的那只镖，愤然说道：“黄三泰，老匹夫！他暗镖伤人，言而无信！俺，窦尔墩迟早要报透这一镖之仇！”

连环套二寨主白恭戟一旁劝道：“大哥，气大伤身，何必为那件陈年旧隙再动肝火！况且那黄三泰早已名利双收、衣锦归乡了。想那绍兴府离长城口外，迢迢万里，天南地北，谈说再聚一起决胜雌雄，已不是件容易办到的事情了！”

窦尔墩听了满心不高兴。他刷子似的两道浓眉使劲一皱，刚想说什么，这时，来客中有人说道：“依我看，这一镖之仇是报不了啦！”窦尔墩惊讶地问道：“却是为何？”那人告诉窦尔墩：“据我所知，黄三泰两三年前，就已在绍兴病故了！”

窦尔墩闻言“啊！”了一声，随即泄气地坐下来，拍拍大腿，嘟囔着：“原来他病逝绍兴了，真真便宜了他！”

这时，来客中又有一人霍地站起，朝窦尔墩拱拱手，说道：“窦师兄，我看这件事并没了结，也不能了结！黄三泰老狗虽死，但他犬子尚在。老狗过去不仁，他那犬子现在更是不义！”

说话这人是个年轻的壮士。见他高挑的个头，黑红的脸庞，高鼻梁，大眼睛，两道剑眉斜插入鬓，眸子炯炯有神。他姓

马名宏，人称双飞燕，武功深得窦尔墩的师叔无量道人的真传。

窦尔墩和双飞燕马宏虽是武门同宗的师兄弟，但却是初次见面。窦尔墩听此说，扬扬脸，抬起眼睫问道：“黄三泰的儿子现在何处？怎么个不义法？”

双飞燕听得问，酒劲猛然往上冲撞。他顺手脱下罩在身上的那件玄色洒花直裰，卷巴卷巴挟在腋下。身子摆动，他戴着的那顶六楞抽口壮士帽上的三尖缨儿，也随之扑啦啦晃荡起来。窦尔墩等得有些不耐，催促道：“师弟快说！”

马宏说道：“若论此人武功胆量，倒算得上是条汉子！只是他心术不正，过于自负骄狂。自打他在扬州府江都县投靠官府，就利禄熏心，背信弃义，专与绿林为敌。听说他不久前，曾奉旨进京，在皇帝面前献媚演武大露脸面，被当场封为漕标副将……”

窦尔墩不待马宏讲完，蓦然想起一人，就问：“你说的这人，莫非就是江湖中广为传说的那个忘恩负义，卖友求荣，杀死义兄，逼死义嫂，用绿林朋友鲜血，染红顶戴花翎的黄天霸？”

马宏把两条胳膊一伸，捋起袖子，放大嗓音说：“不是他，又是谁！”

窦尔墩把眼珠子往上一吊，气恼得连连说着反话：“老子英雄儿好汉，真有他们爷们的！”他说着，闪开衣襟，把穿着光脊百衲鞋的一只脚往坐墩上一蹬，“咕嗒咕嗒”一连喝了几杯酒。只喝得两鬓如水洗，眼睛象枣红。他用那芭蕉扇似的大手摩挲了一下胡子拉茬的嘴巴，然后使劲一甩，恨恨

地说：“苍天不容邪恶，师弟说得对，这笔帐没完！”

几位绿林朋友，在连环套一连住了三日。他们一有闲暇，不是品茶喝酒，就是切磋武功。窦尔墩和马宏两人情意相投，彼此肝胆相照，很快成了莫逆之交。临分手时，师兄师弟恋恋不舍，洒泪而别。

由于为朋友饯别时窦尔墩喝酒过量，也是离情别绪牵扰，他送友人回来，只觉浑身疲倦，头重脚轻，便索性在山寨的一块青石板上躺下来，两眼一闭，睡意朦胧。

恍惚间，窦尔墩又觉来到另一所在。象红墙绿瓦的庙宇，又象牌匾高悬的府衙。但仔细一瞅，却是当年比武的李家店。他正自诧异，忽见黄三泰手执单刀，迎面而立。

窦尔墩奇怪地想：“他怎么又活了？难道他死而复生？”他心里这么想着，便喊道，“黄三泰，老匹夫，进招吧，俺等候多时了！”见那黄三泰，话也不答，咬牙切齿，抡动手里的单刀，使出立劈华山招势，朝他接头盖顶砍来。

窦尔墩急忙使一招仙女散花，想用双钩把单刀锁住，可是却觉得双钩重似千斤，怎么也举不起来，心里头急得不行。这时背后突然刷刷声响，使他大吃一惊，知道暗器打来，赶紧仰身后卧，急用铁板桥防身之招躲避暗器。可是晚了，有十几只飞镖同时扎在他的后背和双肩上。血流如注，但却不觉得疼。

窦尔墩急想知道是谁发的暗器，这时，他猛然听身后有人哈哈一阵狂笑，他回头看，瞧见一个脑后拖着长辫、头戴花翎缨帽的武官朝他走来。那人脸是红的，眼是红的，双手拎着十几颗血淋淋的人头。窦尔墩立刻判断出他是谁来，不

由怒从心头起，恨从胆边生，大声喝道：“好你黄天霸！”这时他把自己吵醒，睁眼一看，原是南柯一梦，但见天高云淡，满目新秋景色，风吹树摇。又见不久前派下山的一个探马，正侍立在他的身旁。

窦尔墩立将起来，盘腿大坐在青石板上，听那探马报告。此次探马出山探到一个重要消息。据报，朝廷在口外热河的木兰围场一年一度的秋围即将开始。近因三藩削平，继而拿下澎湖、光复台湾，国事稍安；又因塞外黑龙江有罗刹犯界，康熙皇帝降下圣旨，今年要亲幸木兰围场。一方面率文武百官、宗室权贵在那里张弓赛马，行围狩猎，更主要的是商讨安定边疆、征伐罗刹之策。

为使此次秋围万无一失，皇上钦差太尉梁千岁带领人马前行筹备。探马报告说：“那太尉梁九公，原是个净身的老公，小人得志更猖狂，好大的派头！一路之上，他打着钦差旗号，兴师动众，竟用黄沙铺路，弄得沿途百姓人家，苦不堪言。听说，他还带来一匹御马，名叫日月骠骠千里追风驹，专供康熙皇上赛马和狩猎时乘坐。”

想那草莽英雄窦尔墩坐寨连环套，地势偏远，消息闭塞，加之他本人对天下大事和风云变幻又没兴致，整天想的是杀贪官污吏，除恶去邪，扶危济贫，所以，当他听到北疆塞外有罗刹侵界入犯，当时并没留意，倒对太尉梁千岁作威作福，虎假虎威，黄沙铺路和涂炭百姓之事，气冲顶梁。

窦尔墩腾地站起，绕着青石板走了两趟，攥拳头伸在背后捶捶腰，锁着嘴巴呆了片刻。联想起刚才那个恼人的梦境，不觉心中猛然动了动，随即一个下山盗御马的念头油然

而生，暗忖：“这么样，可以一箭双雕！既可以打击当朝权贵，为民出气，又可趁此机会惩治那枭雄黄天霸，替死难的绿林朋友报仇雪恨！”想到此，窦尔墩决心下定，对那探马吩咐道：“快快去把二寨主等头领请来，俺有要事相商！”

只一会工夫，白恭戟和其他头目来到。窦尔墩讲了他要下山的打算。白恭戟问道：“寨主准备多咱动身？”窦尔墩性子历来火急，说道：“现在，说走就走！”白恭戟又问：

“寨主也不换装，就这么一身衣着下山？”窦尔墩大刺刺笑道：“俺又不是穿红挂翠的姑娘，下山干营生，作水火买卖，何须梳洗打扮！”白恭戟连连摇头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想咱连环套，地僻路遥，山高皇帝远，不服他天朝管，所以山寨从上到下，至今仍是前朝大明的装束。寨主如此着装下山，恐怕多有不便，说不定还要惹出麻烦！”

窦尔墩不以为然，紧紧着鼻子说道：“俺最讨厌脑袋后头吊着猪尾巴，弄得不男不女，简直是活糟踏人。俺就这身下山，看谁敢奈何了俺！”

白恭戟又想了想，忽然想出一招，建议道：“寨主平日推崇行者武松，莫如就以行者打扮下山，还能遮溜子、避人眼目。”窦尔墩满意地点头道：“唔，对，中，就这么办！”当即行者打扮下山，投路而去。

再说那当朝太尉梁千岁，奉旨率一班文官武将和三千八旗兵丁，从京城出来之后，走顺州、越密云、过古北口，浩浩荡荡，赴往木兰围场。那时候，承德避暑山庄尚未修建，皇帝的临时行宫以帐篷代宫殿，就设在围场龙头山下。平时这里树密草长，人迹稀少，獐狍野鹿成群。如今帐篷连片，

刀枪林立，战马嘶嘶，旌旗飘飘，变成了戒备森严的禁地。那临时权作皇上行宫的中央大帐内外，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灯火辉煌，彻夜不熄。

太尉梁九公夜晚升帐，召集文武官员，计议此次秋围和接驾诸项准备。梁九公说：“列位诸事千般小心，尽心竭力，如有闪失，可别怪咱家铁面无情，你们也别拿自个脑袋当儿戏！”众人齐声应诺，分头按吩咐去办。

是夜云遮雾盖，天黑风紧，地湿露重。有道是夜黑觉来勤。起更的梆锣刚刚响过，偌大片御营地，除中央大帐就近，仿佛都沉睡了。只有战马的嘶鸣和巡更人的梆锣声，才不时打破夜的寂静。

就在这时候，潜入御营前来盗御马的窦尔墩，从后寨一棵大树上飘然而下，落地象棉花团一样轻。昨天夜里，他曾来过一次，因对御营内情况不熟，绕了瞎道，耽搁许多时间，刚刚摸到左营，天已微明，只好作罢。今夜他从后营寨潜进，沿抄道，直向左营摸来。

那左营专为圈马、存轿、停车而设。百垧地块，夹着几十座木栏马厩，拨一营旗兵护卫。窦尔墩摸到这里，但见千匹不同毛色的军马，分圈在里面，动如浮云，看着眼花缭乱，不知哪一匹是日月骠骊千里追风驹。他心中正暗自着急，忽然从不远之处传来梆锣声。他忙将身子一闪，闪到暗处观察探听。

巡更过来的是一队旗兵。前头两人一个筛锣，一个左手提灯，右手执槌，合着锣声，敲击着吊在胸前的梆盒，发出有节奏的笃笃声。后面的那些旗兵，荷刀执枪巡逻。

前面那两人边走边唠。一个说：“今晚可得当心，听说千岁爷要来巡视御马圈。”执镫的那个说：“一匹御马，放那么多大活人看守还不放心？”击梆的说：“那是万两黄金举世难买的宝马。千岁生怕有闪失，在皇上面前不好交差，所以时刻挂心，每日御马吃多少料，饮多少水他都过问！”筛镫的说：“不会有闪失，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动御马一根汗毛！”击梆的“嘘”了一声，告诫道：“小点声，御马圈要到了……”

窦尔墩悄悄尾随在后，听得真切，不由一阵欣喜。来到御马圈，窦尔墩停下来。说是御马圈，实际是一座黄罗镶金帐篷。帐篷横杆上挑着马灯，桩头拴着那匹御马。

窦尔墩灯下观看，果然是匹稀世之马，全身象一滩泼雪，竟无半点杂毛。头尾丈二有余，足蹄至顶不下八尺。腰圆身细，裆宽腿直，耳如竹笋，眼如银铃，蹄如瓦盆。特别是配着那副金鞍玉辔，黄罗丝缰，更使这御马显得威武强悍，昂首扬鬃，大有气吞山河之势，腾空入海之状。

窦尔墩煞是喜爱，暗道：“好马只配英雄骑坐，拴在这里养肥膘，真真白瞎！”他原想立刻动手，乘人不备把马盗走，一看旁边帐篷灯光摇曳，又听到人声嘈杂，没敢冒然动手，而是转过身去，蹑手蹑脚靠近那帐篷，从帐篷空隙往里窥视。见有十几名旗兵席地而坐，围成一圈，饮酒闲谈。一个个膀乍腰圆，佩刀带剑。

窦尔墩灵机一动，忙从八宝囊中取出鸡鸣五鼓断魂熏香。他把熏香点着了往帐篷里吹烟。那些兵丁闻到异香味，情知不好，只觉浑身瘫软，头晕目眩，便一个个身不由主地

倒在地上。窦尔墩看他们皮肤粗糙，知是穷苦出身，也没忍加害，进到黄罗圈，就把御马牵出来了。

窦尔墩牵着那匹御马，刚一拐弯，迎面撞见了又一队巡逻而来的旗兵。一霎时，双方都怔住了。兵丁借着手里的灯光瞧这盗马之人，高大魁伟，犹如半截铁塔。身穿皂布直裰，散披着头发，戴着铁戒箍，活脱脱是当年水泊梁山的行者武松再现。窦尔墩见迎面来的旗兵众多而且两旁除了帐篷，就是栅栏，回旋余地小，不得施展手脚，又惟恐到手的御马有失，他转身牵马就跑。跑了几步，猛然一个旱地拔葱，接着两腿在半空一旋一跨，飞身上马，扬鞭打马就走。那些旗兵一窝蜂似地追撵。有心放弓箭，又怕伤着御马，边撵边喊：“有人盗御马了，截住！截住盗马贼！”

窦尔墩伸手从镖囊里取出那只早就准备出来的飞镖，回身猛地一甩，“嗖！”一道寒光，把追在最前头的一个兵丁击倒了。趁其他兵丁一愣神的工夫，窦尔墩两腿使劲往御马腹部一挟，那御马仿佛要在新主人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非凡本领，扬蹄振鬃，疾驰如飞。御马的形影很快就在兵丁眼前消失，留下的只是一阵泼刺刺马蹄声响。

御马被盗，惊动了龙头山下的营地内外。灯笼火把，吵吵嚷嚷，折腾到天亮，也没抓到盗马之人。最气恼的莫过于太尉梁千岁。他把文武官员大骂一通，并指令把失职者抓起来治罪。

这时，一参将趋前进帐，呈给梁九公一只飞镖。梁九公老眼昏花，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名堂，便问：“拿这玩艺给咱家看啥？”那参将回禀道：“这只镖是盗马贼所发，打



死我营旗兵。请千岁爷往镖身上看，上面刻着‘金镖黄’三字。”梁九公又瞅了瞅，说：“咱家过去光听说有个黄三泰，甩头一子打人百发百中，人称‘金镖黄’，那年皇上赏给他一件黄马褂，是咱家亲手递给他的。可他早已死了，又哪来个金镖黄？”参将回禀道：“黄天霸也善使飞镖打人，也称‘金镖黄’！”梁九公想了半天，也没想起黄天霸是何许人，就问：“哪个黄天霸？”参将答道：“就是黄三泰的儿子。千岁兴许忘了，不久前，圣上曾降旨宣他进宫，在安乐亭演武，当场被皇上封为漕标副将……”梁九公想起来了，自言自语道：“这个人根基不怎么着，也干过绿林，莫非他本性不改，又拣起旧日行当？”参将道：“回千岁爷：依卑职之见，这御马不一定是他所盗，但与他干系甚大。他在绿林积怨甚多，兴许是哪个强盗打他旗号也未可知。”梁九公听罢，沉吟片刻，然后拿起笔来，勾勾抹抹，歪歪扭扭地写了一道手谕，对那参将吩咐道：“咱家差你马上回京师，把这张条子送给漕军总督，即令那黄天霸速速捉拿盗御马的归案。要是有点差错，咱家可轻饶不了他！”参将接上手谕，当即登程，骑马赶回京城。

说那窦尔墩跨着盗来的千里追风驹，一路之上，马不停蹄，人没离鞍，日夜兼程，翻山越岭赶回连环套。听寨主盗回御马来，招惹得连环套众家弟兄都来观看，人人拍手称赞这匹御马是宝马良骥。窦尔墩命人在后寨专设马厩，拨两名老成的寨兵精心饲养。并派出十几伙探马乔装出山，分赴京城等地扫听打探。同时还加强了山寨的警戒，秣马厉兵，准备与前来剿山的官兵决一胜败。